

漢

書



083.2

0022

1-6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A5502

百衲本二十四史

漢

書

四部叢刊史部



上海涵芬樓借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北宗景祐刊本景印原書板匡高營造尺六寸八分寬五寸正



高紀第一

師古曰紀即通紀也
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

漢書



秘書監

琅邪

顏師古注

注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帝漢之太祖故特起名焉師古曰邦之字曰國者臣下

所避以相代也

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應劭曰沛縣也豐其地也字孟康曰後沛為郡而豐為縣師古曰沛者

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舉其本稱以說之也此下言縣鄉邑告喻之故知邑繫於縣也

姓劉氏

師古曰本出劉累而范氏在秦者又為劉因以為姓

母媪

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孟康曰媪母別名音烏老反師古曰

媪女老稱也孟音是矣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其下王媪之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謐等妄引識

記好竒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媪本姓存史遷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他皆類此

嘗息

大澤之陂

師古曰蓄水曰陂蓋於澤陂隄塘之上休息而寢寐也陂音彼皮反

夢與神遇

師古曰遇會也

不期而會曰遇

是時雷電晦冥

師古曰晦冥皆謂暗也言大雷電而雲霧晝暗

父太公往



視則見交龍於上巳而有娠

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

漢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漢書皆以娠為任身字邑姜方震自為震動之字不作娠

遂產高祖高

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頰頰也李斐曰準臯也文穎曰

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冒目準頰權衡史記秦始皇蜂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頰字豈當借準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

美須髯

師古曰在頤曰須在頰曰髯髯人占反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師古曰今中國通呼為

鷹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

寬仁愛人意豁如也

師古曰豁然開大之貌音呼活反

常

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

應劭曰試用補吏

為

泗上亭長

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

廷中吏無所

不狎侮

師古曰廷中郡府廷之中廷音定他皆類此

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

貫酒

如淳曰武姓也俗謂老大母為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為負耳王媪

王家之媼也武負武家之母也世賁賒也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賁以爲證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爲射自是假借亦猶鮑陽音紂蓮勻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即定其字以爲五音乎

時飲醉卧武負

王媼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

如淳

日讎亦售也

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

師古曰以簡牘爲契券既

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

高祖常繇咸陽

應劭曰繇者役也文類曰咸陽今渭北渭城是也師古曰咸陽秦所都

繇讀曰佹古通用字

縱觀秦皇帝

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觀觀音工喚反

喟然大息

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

師古曰喟歎息貌大息言其歎息之大喟音丘位反

單父

人呂公

孟康曰單音善父音甫師古曰地理志山陽縣也

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

家焉

師古曰與沛令相善因辟仇亡匿初就爲客後遂家沛也仇讎也音求

沛中豪桀吏聞令

有重客皆往賀

師古曰以禮物相慶曰賀

蕭何爲主吏

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進

文穎曰主賦斂禮進爲之帥也鄭氏曰主賦斂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賁又作贖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爲進

賁又音才忍反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進未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賭者之財疑充會食義又與此通

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

師古曰今號令也大夫客之貴者總稱耳

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

師古曰素故也謂舊時也易輕也弋政反

乃給爲謁

曰賀錢萬

應劭曰給欺也師古曰爲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蓋當時自陳姓名并列賀錢數耳給

音徒

在反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師古曰以其錢

多故特禮之

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

坐上坐

師古曰上坐尊處也今於尊處坐上坐音才附反次下亦同

蕭何曰劉季固多大

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

師古

曰詘曲懼也音丘勿反

酒闌

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

呂公因目固留高

祖

師古曰不欲對坐者顯言故動目而留之

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

張晏曰古入相

與語多自稱臣自甲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

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

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

師古曰息生也言己所生之女

酒罷呂媼怒呂

公曰公始常欲竒此女與貴人

師古曰竒異也謂顯而異之而嫁於貴人

沛

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

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

師古曰卒終也

呂公女即呂后也生

孝惠帝魯元公主

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諡也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以其長故號曰元

呂后謂高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謀齊悼惠王尊魯元公主爲太后當時並已謂之元不得爲諡也韋說失之

高祖嘗告

歸之田

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日告凶曰寧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譽漢律吏二千石有

子告有賜告子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

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子賜皆絕師古曰告者註謂詢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假為嗶譽二音並無別義固當依本字以讀之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

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

師古曰舖食之舖屈原曰舖其糟是也 舖音必胡反 老父相后曰夫人

童子無不舖也呂氏春秋曰下壺殮以舖之是也父本請飲后因食之故言舖也舖音必胡反

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

師古曰言因有此男故大貴 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

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

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

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 如溥曰言并得君之貴相也以或作似師古曰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子 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

以君之故因得貴耳不當作似也鄉讀曰嚮

父言不敢忘德

師古曰誠實也

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

祖為亭長乃臣竹皮為冠今求盜之薛治

應劭曰以竹始生皮

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亭卒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文穎

曰高祖居貧志大取其約省與衆有異韋昭曰竹皮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為帳師古曰之往也竹皮筭皮謂筭上所解之篋耳非竹筠也今

人亦往往為筭皮巾古之遺制也韋說失之目古以字籀音託

時時冠之

師古曰愛珍此冠休息之暇則冠之

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

師古曰後遂號為劉氏冠者即此冠也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

氏冠者即此冠

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

應劭曰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

往作文穎曰在新豐南項氏曰故驪戎國也

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

師古曰度音徒

各反比音必寐反他皆類此

到豐西澤中亭止飲

師古曰豐邑之西其亭在澤中因為名夜

皆解縱所送徒

師古曰縱放也

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

師古曰徒往也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師古曰被加也

者為酒所加夜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於澤中過故其下曰有大蛇當徑令一

人行前師古曰行案行也音胡更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

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

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

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

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

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白帝赤帝堯後謂

漢也殺之者明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師古曰謂所言不實欲苦之

蘇林曰欲困苦辰斧之師古曰今書嫗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後

苦字或作咎咎擊也音丑之反

雷反他皆類此

人至高祖覺

師古曰覺謂寢寐而寤也音功效反

告高祖高祖乃心獨

喜自負

應劭曰負恃也

諸心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

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

師古曰厭塞也音一涉反

高祖

隱於芒碭山澤間

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蘇林曰芒音忙遠之忙碭

音唐師古曰碭亦音官所言屬沛國梁國者比皆是注釋之人據見在所屬非必本時稱號境界他比目類此

吕后與人俱

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吕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

氣故從往常得季

師古曰言隨雲氣所在而求得之

高祖又喜沛中子

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秦二世元年

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讓始者一

故稱

秋七月陳涉起蕘

蘇林曰蕘音機縣名屬沛國

至陳自立為楚

王

李奇曰秦滅楚楚人怨秦故涉因民之欲自稱楚王從民望也

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

地師古曰凡言略地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力少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郡縣多

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

何曹參曰師古曰曹參為掾蕭何為主吏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

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師古曰時苦秦虐政賦可役煩多故有逃亡辟吏

得數百人因以劫眾師古曰劫謂威脅之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

噲召高祖師古曰噲音使高祖之眾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

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

守其城也守音狩他皆類此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師古曰保安也就高

祖以自安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

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師古曰屠

謂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

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

即室家完

師古曰完全也

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帥

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爲沛令高祖

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

師古曰擾亂也

今置將不善一敗塗

地

師古曰一見破敗即當肝腦塗地

吾非敢自愛恐能薄

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熊

足似鹿爲物堅中而強力故人謂有賢材者皆爲能

不能完父兄弟

師古曰鄉邑之人老及長者父兄之

行少及幼者子弟宗黨故總而言之

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曹曰文吏自

愛恐事不就

師古曰成就也

後秦種族其家

師古曰誅及種族也

盡讓高

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竒怪當貴且卜筮

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衆莫肯爲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他皆類此

高祖乃立為沛公

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

祠

黃帝祭蚩尤於沛廷

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瓚

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廬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也師古曰瓚所引者同是大戴禮出用

兵篇而非三朝記也其餘則如應說沛廷沛縣之廷

而擊鼓

應劭曰擊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擊呼為擊臣瓚曰禮記及大戴禮

有擊廟之禮皆無祭事師古曰許慎云擊血祭也然即凡殺牲以血祭者皆為擊安在其無祭事乎又古人新成鐘鼎亦必擊之豈取擊呼

為義應氏之說亦未允也呼音火亞反

旗幟皆赤

師古曰幟標也音式志反旗旂之屬即總稱焉史家字或作識或

作志音義皆同

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於是

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

人是月項梁與兒子羽起吳田儋與從弟榮橫起

齊

服虔曰儋音負擔之擔師古曰音丁甘反

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

魏各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應劭

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驛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領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秦將章邯

距破之

蘇林曰邯音酒酣之酣師古曰音下甘反

秦二年十月

文穎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即位

周火德以五勝之法勝火者水秦文公獲黑龍此水德之瑞於是沛公更名河為德水十月為正月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為歲首沛公

攻胡陵

鄧展曰屬山陽章帝元和元年改為胡陵

方與

鄭氏曰音房預屬山陽郡

還守豐秦

泗川監平將兵圍豐

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其名也師古

曰泗川郡川字或為水其實一也

二日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

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

如淳曰秦并天下為

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此泗川有監有守壯其名也

走至戚

鄭氏曰音憂戚之戚如淳曰音將毒反師古曰東海之縣也讀如

本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

沛公還軍亢父

鄭氏曰亢音人相抗
苔父音甫屬任城郡

至方與趙王武臣爲其將所殺十

二月楚王陳涉爲其御所殺魏人周市略地豐沛

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

文穎曰豈大夫畢萬封魏今河東河北縣是也其後爲秦所逼徙

都今魏郡魏縣是也至文侯孫惠王畏秦復徙都大梁今浚儀縣大梁亭是也故世或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至孫假爲秦所滅轉東徙於

豐故曰豐故梁徙也臣瓚曰史記及世本畢萬居魏昭子徙安邑文侯亦居之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于大梁師古曰魏不常都

於魏郡魏縣瓚說是也其他即如文氏之釋

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

魏魏以齒爲侯守豐

師古曰封爲侯因今守豐

不下且屠豐雍齒

雅不欲屬沛公

蘇林曰雅素也

及魏招之即反爲魏守豐

師古

曰爲音于僞反

沛公攻豐不能取沛公還之沛怨雍齒與豐

子弟畔之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為趙王鄭氏曰歇音遏

絕之遏蘇林曰歇音毒歇師古曰依本字以讀之不當借音

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

楚王

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為甯縣君景駒楚族景氏駒名也晉灼曰東陽縣也且瓚曰陳勝傳云凌人秦嘉然即嘉非東陽

人嘉初起於郊號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東陽甯君及秦嘉二人是也東陽者為其所屬縣名甯君者姓甯時號為君在留師古曰留縣名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

見景駒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

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師古曰從謂追討也尚書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

如淳曰尼章邯司馬師古曰尼古夷字屠相師古曰相縣也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

兵西與戰蕭西師古曰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

碭三日拔之師古曰拔者克城邑而取之言若拔樹木并得其根收碭兵得六千人

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

師古曰下邑縣名

還擊豐

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

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

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名以五

大夫爲將凡十人

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五月項

羽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

師古曰別將謂小將別在他所者

六月沛

公如薛

師古曰如往也他皆類此

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

懷王

應劭曰六國爲秦所并楚最無罪爲百姓所思故求其後立爲楚懷王以祖謚爲號順民望也

章邯破

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

師古曰破其軍而殺其身

七月大霖

雨

師古曰雨三日以上爲霖

沛公攻元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

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

羽追北

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爲北老子曰萬物向陽而

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爲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共者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則訓乖訓敗無勞借音韋昭之徒

並爲妄矣至城陽攻屠其城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

之章邯復振

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晉灼曰左氏云振廢滯滯如說是也

守濮

陽環水

文穎曰浹水以自環守爲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師古曰文說是也環音官

沛公項羽去

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定陶未下

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

三川守李由

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由李斯子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

還攻外黃外

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

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

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謹

罽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繯繫於項繯者結礙也繫繞也蓋為結紐而繞項也繯音獲繫音頤

大

破之殺項梁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

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

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

鄭氏曰音昫怡師古曰昫音許于反

呂臣軍彭城

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咎弟豹自立為魏

王後九月

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

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

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末改秦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歷廢也

懷王并

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

蘇林曰長如郡守也韋昭

曰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封武安侯將碭郡兵以羽為魯公封長

安侯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

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

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楚晉也師古曰瓚說得之

章邯

已破項梁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

歇大破之歇保鉅鹿城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救

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

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古師

曰約要也謂言契也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

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

將莫利先入關

師古曰不以入關爲利言畏秦也

獨羽怨秦破項梁奮

勢憤激也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

爲人慄悍禍賊

師古曰慄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爲禍害而殘賊也慄音頻妙反又匹妙反悍音胡且反

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

如淳曰噍音祚突反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遺為無噍類

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

如淳曰楚謂陳涉數進取多所攻取也師古曰楚者總言

楚兵陳涉項梁皆是

前陳王項梁皆敗

孟康曰前陳王陳涉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此言前者陳王及項

梁皆敗今須得長者往非謂涉為前陳王也安有後陳王乎

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

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扶字或作杖杖亦倚任之意

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

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

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

王項梁散卒乃道碭

孟康曰道由碭

至陽城與扛里

孟康曰二縣名

也師古曰扛音江

攻秦軍鏖破其二軍

秦三年十月齊將

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公攻破東郡尉

於成武

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

十一月項羽殺

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等皆

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

韋昭曰沛郡縣

遇剛武侯

應劭曰楚懷王將也

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爲剛侯武魏將也子血康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也例未有稱謚者師古曰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剛武侯爲剛侯武應氏以爲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

奪

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

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

師古曰建齊襄王子也立四十四年爲秦兵所擊以兵降秦

虜之遷建於河內遂滅齊

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

下虜王離走章邯

師古曰章邯被破而走

二月沛公從碭北攻

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

文穎

曰聚邑名屬陳留國臣瓚
曰陳留傳在雍立西南

酈食其爲里監門

服虔曰音歷異
基蘇林曰監門

也

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

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

師古曰踞反企也洗洗足
也踞音據洗音先典反

酈

生不拜長揖曰

師古曰長揖者
手自上而極下

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

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

說沛公襲陳留

臣瓚曰輕行
無鐘鼓曰襲

沛公以爲廣野君以其

弟商爲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未拔

師古曰開封縣
名屬滎陽

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

師古曰白馬亦
縣名屬東郡

又戰曲遇東

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曲
遇音願師古曰曲音丘羽反

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

師古

曰西

二世使使斬之以徇

師古曰徇行示也司馬法曰斬以
徇言使人將行徧示衆士以爲戒

四

月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

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

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時趙別將司馬卬

師古曰卬音五剛反

方欲渡河入

關沛公乃北攻平陰

孟康曰縣名也屬河南魏文帝改曰河陰

絕河津南戰

雒陽東軍不利從轅轅

臣瓚曰險道名也在緱氏東南師古曰直渡曰絕轅音環

至陽

城收軍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齧戰雙牛東

師古曰雙牛縣名

也齧音蟻雙音昌由反

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

師古曰

曰宛南陽之縣也音於元反

沛公引兵過宛西

師古曰未拔宛城而兵過宛城西出

張良諫

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

師古曰依險阻而自固以距敵

今

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

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

服虔

曰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晉灼曰文說
是也師古曰文晉二家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
事故曰遲明變爲去聲音丈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
者義皆類此史記邊字作邊亦徐緩之意也音黎

南陽守欲

自剄

鄭氏曰剄音姑鼎
反以刀割頸爲剄

其舍人陳恢曰

文穎曰主殿內小吏官
名也蘇林曰藺相如

爲官者令舍人韓信爲侯亦有舍人師古曰舍人親
近左右之通稱也後遂以爲私屬官號倅音口迴反

死未晚也乃

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

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

必死故皆堅守乘城

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
也春秋左氏傳曰授兵登陴

今足下

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必隨足下前

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

降

師古曰共爲要
約許其降也

封其守因使止守

師古曰封其郡守
爲侯即令守其郡

引

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

下足下通行無所累

師古曰累音力端反

沛公曰善七月南陽

守齧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

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

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也

王陵安國侯王陵也韋昭曰漢封王陵爲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

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爲穰而無禾字省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

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師古曰威鯁初從卽爲卽以都尉守斬城非至

丹水乃降也此自一入耳不知其姓王陵亦非安國侯者晉說非也韋氏

改襄爲穰者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

蘇林曰番音蓋亦穿鑿也

與偕攻析酈

蘇林曰酈音躡躡之躡如

縣韋昭曰吳芮初爲番令故號曰番君銷音呼立反

析酈二縣名蘇如兩音並同耳

皆降所過母得鹵掠

應劭曰鹵與虜同師

古曰母止之辭也音與無同他皆類此掠音力向反謂略奪也

秦民喜遣魏人甯昌使秦

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羽以爲雍王瑕丘申陽下

河南

服虔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臣瓚曰項羽傳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公也師古曰文說非也此申陽即項

羽所封河南王者耳何云姓瑕丘乎

八月沛公攻武關

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

七十

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

關中

師古曰自與沛公中分關中之地

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

子子嬰爲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

應劭曰嶢音堯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

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

師古曰益多也多張旗幟過其人數令敵疑有多兵

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

利

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餒人令其啗食音則改變爲徒濫反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爲譬他皆類此

秦將

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嶢

關踰蕢山

鄭氏曰蕢音匱蘇林曰蕢音蒯師古曰蕢音是也丘怪反

擊秦軍大破之

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元年冬

十月

如淳曰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爲歲首

五星聚于東井

應劭曰東井曰東

并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占見天文志

沛公至霸上

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

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師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即今所謂霸頭

秦王子嬰素車白馬

係頸以組

應劭曰子嬰不敢號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服組者天子韋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

謂綬也所以帶

封皇帝璽符節

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

問爾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爲信羣下乃避之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爲契者也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將命者持

之以降枳道旁

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師古諸將或為信

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

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遂西入咸

陽欲止宮休舍

師古曰舍息也於殿中休息也一曰舍謂屋舍也

樊噲張良諫乃

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

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

法久矣

師古曰苛細也音何

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

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耦

對也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

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

及盜抵罪

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

至也當也服李二說意並得之自外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諸家皆妄解釋故不取也抵音丁禮反

按堵如故

應劭曰按按次第堵牆堵也師古曰言不遷動也堵音觀

凡吾所以來爲父

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

侯至而定要東耳

師古曰要亦約

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

邑告諭之

師古曰軍中遣人與秦吏相隨徧至諸縣鄉邑而告諭也

秦民大喜爭持牛

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

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

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

王王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

關

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衡嶺今移東在河南穀城縣師古曰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夾河

之岸尚有舊關餘跡焉穀城即新安

母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

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

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

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

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

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

如淳曰亞

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爲仲父

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

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

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於

是饗士旦日合戰

師古曰饗通飲食也旦日明且也

是時羽兵四十

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

師古曰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增之

力

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

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纏

夜

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母特俱死

文穎曰特獨也無爲

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蘇說也是也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

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

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

伯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豪無所敢取

文穎曰真秋乃成好舉盛而言

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論小非言其盛

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

師古曰籍

謂爲簿籍

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

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戒

沛公曰且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

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服

曰巨音渠猶未應得入也師古曰服說非也巨讀曰詎詎猶豈也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

如因善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

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坂口名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師古曰戮

力并力也音力竹反又力周反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

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今者有小人言

令將軍與臣有隙師古曰隙謂間隙言乘隙不合羽曰此沛公左司

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羽因留沛公飲

范增數目羽擊沛公師古曰動目以諭之羽不應范增起出謂

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師古曰莊項羽從弟汝入以劍舞因擊

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爲所虜莊入爲壽師古曰凡言爲

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

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

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噲聞

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讓羽師古曰譙

讓以辭相責也譙音才笑反

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置車

官屬師古曰置留也獨騎樊噲新彊滕公紀成步

從間道走軍

晉灼曰紀成紀通父也服虔曰走音奏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走謂趣向也服音是

矣凡此之類音義皆同

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師古曰安在何在也

他皆類此

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

師古曰督謂視責也

脫身去間

至軍

師古曰脫免也不敢謁辭苟自免而去間行以至軍也脫音他活反

故使臣獻璧羽受

之又獻玉斗范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

公虜矣

師古曰撞音丈江反

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

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殘滅秦民大失望羽

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

師古曰謂令沛公王關中

羽怨懷王

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

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

師古曰積功曰伐春秋左氏傳曰大夫稱伐

本定天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

如淳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

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

陽尊懷王為義帝實

不用其命二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

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

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羽谷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

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師古曰孟說是也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

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

師古曰即今之

梁州南

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

孟康

曰縣名今槐里是韋昭曰即周時大丘謚王所都秦欲廢之更名廢丘

司馬欣為塞王

韋昭曰在

長安東名桃林塞師古曰取河華之固為阨塞耳非桃林也塞音先代反

都櫟陽

蘇林曰櫟音藥師古曰即

今之櫟陽縣是其地

董翳為翟王

文穎曰本上都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王更名為翟

都高奴

師古

曰今在

鄜州界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

卬為殷王都朝歌

師古曰即今之朝歌縣也

當陽君英布為九江

王都六

師古曰六者縣名本古國皐陶之後

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

應劭

曰柱國上卿官也若相國矣其教其姓名也
孟康曰本南郡改爲臨江國師古曰共音龔

都江陵師古曰即今之荆州江陵縣

田安爲濟北王徙魏王豹爲西魏王都平陽徙燕

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爲燕王鄭氏曰荼音茶毒之荼如淳曰音舒

都薊師古曰薊即幽州薊縣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

齊將田都爲齊王都臨菑師古曰今在青州徙趙王歇爲代

王趙相張耳爲常山王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

丞相蕭何諫乃止服虔曰稱丞相者歸事追言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

各就國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麾先是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軍聽命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

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項羽見高祖於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漢書

通以戲爲麾字義
見賈田灌韓傳

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

之募從者數萬人

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

從杜南入蝕中

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
溇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

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襄中

師古

曰即今梁州之懷縣也舊曰懷中言
居襄谷之中隨室諱忠改爲懷內

因說漢王燒絕棧道

師古

曰棧即閣也
今謂之閣道

以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

如溇曰
視音示

師古曰言令羽知漢王更無出之
意也漢書多多以視爲示古通用字

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

士卒皆歌謳思東歸

師古曰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
或曰齊地之歌謳音一侯反

多道

亡還者

師古曰未至南
鄭在道即亡歸

韓信爲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

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

計事者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

師古曰齊讀曰齋築也
而高曰壇除地爲場

拜信爲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

君王於南鄭

師古曰上王音于放反

是遷也

如淳曰秦法有罪遷徙之於蜀漢

吏卒

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

師古曰企謂舉足而竦身

及其鋒而

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

師古曰寧安也各安其處

不如決策東向因陳羽可圖

師古曰圖謂謀而取之

三秦易并之計

應劭曰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漢王

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遂聽信策部署諸將

師古曰分部而署置

留蕭何

收巴蜀租給軍糧食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

孟康曰縣名屬

都出龍襄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好

時

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好時縣名屬右扶風師古曰即今雍州好時縣

又大敗走廢丘漢

王遂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

將略地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爲

齊王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楚六月田榮

殺田市自立爲齊王時彭越在鉅野師古曰鉅野澤名因以爲縣今屬鄆

州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越

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服虔曰齊與濟北膠東燕王

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并其地

塞王欣翟王毆羽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爲

韓王張良爲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

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

中而齊梁畔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

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

蘇林曰蕭公管號也孟康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師古曰孟說是也

越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

蘇林曰徇音巡撫其民人也孟康曰徇略也師古曰孟說

是音辭峻反

遺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

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遣將軍薛

歐王吸出武關

師古曰歐音烏坵反吸音翕

因王陵兵

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

陽南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

夏

鄭氏曰音假借之假師古曰即今亳州陽夏縣

不得前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

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

文穎曰郴縣名屬桂陽如淳曰郴音緜師古曰說者或以爲史記本

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黥布殺之爲錯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追殺之郴

又與漢書項羽英布傳相合宜定則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非班氏之錯柳緝二字並音丑林反

怨羽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

師古曰藉借也

以擊常山王

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

趙歇立餘為代王張良自韓閒行歸漢漢王以為

成信侯漢王如陝

師古曰陝今陝州陝縣也音式冉反

鎮撫關外父老

師古

曰鎮安也撫慰也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使韓太尉韓信

擊手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

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

郡降者封萬戶

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言以萬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萬戶

繕治河上

塞

晉灼曰鼃錯傳秦北攻胡築河上塞師古曰繕補也

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

田之

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圃所以種植謂之圃田謂耕作也圃音育

春正月羽擊田榮

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

城郭齊人復畔之諸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

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

賜民爵

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

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

租稅二歲

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音方目反其下並同

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

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

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

以事相教復勿繇戍

師古曰繇讀曰徭

以十月賜酒肉三月

漢王自臨晉渡河

師古曰舊縣名其地居河之西濱東臨晉境本列國時秦所名也即今之同州朝邑

也縣界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躬王印置河內

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

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蘇林曰在河陰至洛陽新城

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

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蘇林曰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為賊敵乃

可服應劭曰為音無為之為布告天下言項羽殺義帝明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鄭氏曰為音人相為之為師古

曰應說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師古曰殺讀曰弑諸天

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李奇曰彼有仁我不能以勇服彼有義我

能以力服文穎曰以用也已有仁天下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己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師古曰為義帝發喪此為行仁

義不用勇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

文詭是也

東伐

師古曰爲並音于爲反

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

也

師古曰三王夏殷周也言以德義取天下則可比蹤於三王

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

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

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

衣之袖也音徒旱反

哀臨三日

師古曰衆哭曰臨音力禁反

發使告諸侯曰天下

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

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

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

悉發

關中兵收三河士

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也

南浮江漢以下願從

諸侯王

服虔曰漢名王爲諸侯王師古曰服說非也當時漢未擊有此稱號直言諸侯及王耳自謙言隨諸侯王之後也

擊

楚之殺義帝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

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旣擊齊欲遂破之而

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

應劭曰雍翟塞彭韓也如淳曰塞翟魏彭河南

也韋昭曰塞翟韓彭魏也雍時已敗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彭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虜彭王卬皆在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又叔孫通傳云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並失指趣

東伐楚到外黃

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令定梁

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

服虔曰大

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

也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璧東

孟康曰故小縣在彭

南睢水上

師古曰睢音雖

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

流師古曰殺人既多填於睢水

圍漢王三市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

屋揚砂石晝晦

師古曰晦暗也

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

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家亦已亡不相得漢

王道逢孝惠魚豈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

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

鄭氏曰滕公夏侯嬰也師古曰脫音他活反

審食

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

師古曰此審食其及武帝時趙食其讀皆與

食其同音異其而近代學者酈則為異其審則為食其趙則食其非也同是人名更無別義就中舛駁何所據依且荀悅漢紀三者並為

異其字斷可知矣太公呂后避楚軍乃反與之相遇而見拘執

羽常置軍中以為質諸侯

見漢敗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躬王卬死呂

兄周呂侯

蘇林曰以姓名侯也晉灼曰外戚表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為國師古曰周呂封名令武其

謚也蘇云以姓名侯非也

將兵居下邑

師古曰縣名也

漢王從之稍收士卒

軍碭漢王西過梁地至虞

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

謂謁者隨何

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

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

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

軍

服虔曰傳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

不滿六尺二十以下為罷癯漢儀往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

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為老乃得免

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

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

間破之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

築甬道屬河

應劭曰恐

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鄭氏以取敖倉粟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

曰甬音踊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上臨河魏王豹謁歸視親疾師古曰謁請也親謂母也至則絕河津

反爲楚師古曰斷其津濟以距漢軍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太

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引

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

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服虔曰河上即左馮翊也渭南京兆也中地右扶風也師古曰凡新

置五郡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興關

中卒乘邊塞李奇曰乘守也師古曰乘登關也登而守之義與乘城同關中大飢米

斛萬錢師古曰一斛直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

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張晏曰緩頰徐

言引辭喻也

能下之以魏地萬戶封生

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他皆類此

食其往

豹不聽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

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

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

師古曰乳臭言其幼少

騎將誰也曰馮

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

將誰也曰項它

師古曰它字與他同並音徒何反

曰不能當曹參吾無

患矣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

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

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三年冬十月韓信

張耳東下井陘擊趙

服虔曰井陘山名在常山今爲縣師古曰陘音形

斬陳餘

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

癸卯晦日有食之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攻楚楚

使項聲龍且攻布韋昭曰且音子閭反布戰不勝十二月布與

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皐項

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撓楚權

服虔曰撓弱也師古曰音女教反其字從木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師古曰漢樹立也

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

輟飯吐哺師古曰輟止也哺口中所含食也飯音扶晚反哺音步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無智若童豎也

幾敗乃公事師古曰幾近也乃汝也公漢王自謂也幾音鉅依反令趨銷印師古曰趨讀曰促促

速也他皆類此又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

疏楚君臣

師古曰間言居莧反次下反間兵音亦同

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

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項羽急攻

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旣行羽果疑亞父亞父

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

誑楚可以間出

師古曰間出投間隙私出若言間行微行耳紀信詐爲漢王而王出西門遁是私出也

於

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

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

李非文曰天子車以黃緇緇爲蓋裏毒縣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

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爲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應劭曰雉尾爲之在左駮當鑣上師古曰毒縣音毒又徒到反應說非也

曰

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

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縱

公守滎陽

應劭曰樅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蘇林曰音樅木之樅師古曰音千容反

羽見紀信問

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樅公相

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

師古曰謂豹先已經畔漢

因殺魏豹漢

王出滎陽至成臯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

說漢王

文穎曰轅姓生謂諸生

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

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

師古曰走亦謂趨嚮也音奏次後亦

同王深辭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

輯河北趙地

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春秋左氏傳曰羣臣輯睦他皆類此

連

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

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

宛葉間

師古曰葉縣名古葉公之國音式涉反宛縣葉縣之間也

與黥布行收兵羽聞

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

渡睢

師古曰過睢水也睢音雖

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

使終公守成皐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

終公復軍成皐六月羽已破走彭越

師古曰破之而今遁走

聞

漢復軍成皐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

苛爲我將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

不趨降漢今爲虜矣

師古曰苦汝也趨讀曰促

若非漢王敵也羽

亨周苛

師古曰亨謂煮而殺之音並庚反他皆類此

并殺縱公而虜韓王信遂

圍成皐漢王跳

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晉灼曰跳獨出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音徒彫反

獨與

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

張晏曰成臯北門

北渡河宿小脩武

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

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

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

李奇曰孛彗類也是謂妖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師古曰孛音步內反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

八月臨河南鄉

師古曰鄉讀曰嚮

軍小脩武欲復戰郎中鄭

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

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

蘇林曰縮音以繩縮結物之縮師古曰音烏板反

渡白

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

師古曰所畜軍糧芻稟之屬也積音子賜反聚

音才復擊破楚軍燕郭西

師古曰燕郭名古南燕國

攻下睢陽外黃

十七城九月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

臯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

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瓚曰挑戰臈燒敵求戰也古謂之

致師師古曰李音瓚說是臈音他曆反燒音乃了反

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

梁地復從將軍

師古曰從就也

羽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

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兵與漢和四年冬十月

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亨酈生東走高密項

羽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數挑

成臯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

兵汜水

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鄙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咎於成臯咎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

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鄙在鄭地汜釋者又云在襄城則非此也此水舊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

士卒

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

馬谷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

成臯軍廣武

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名爲廣武城在敖倉西三室山上

就敖倉食

羽下梁地十餘城間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

圍鐘離昧於滎陽東

師古曰昧音莫葛反其字從本末之末

聞羽至盡走

險阻

師古曰走音奏

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

弱罷轉餉

師古曰罷讀曰疲轉運餉饋也音式向反

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

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

師古曰數責其

罪也音所具反

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

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

尊罪二也

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襲尊之辭猶言公子也時上將

故言冠軍師古曰橋託也託懷王命而殺之也卿子冠軍文說是也羽當以救趙還報

李奇曰前受命

於懷王往救趙當還反報

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入

秦無暴掠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

四也

師古曰掘而發之收取其財以私自有也掘音其勿反

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

五也詐阮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

李奇曰是早邯鄲等爲王

罪

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畔逆

罪七也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

楚多自與罪八也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

爲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

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

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

師古曰言輕賤也

何苦乃與公挑

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

中吾指

師古曰捫摸也傷胷而捫足者以安衆也捫音門中音竹仲反

漢王病創卧張良

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

毋令楚

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十一月韓信

與灌嬰較手破楚軍殺楚將龍且追至城陽虜齊

王廣齊相田橫自立爲齊王奔彭越漢立張耳爲

趙王漢王疾瘡

師古曰瘡與愈同愈差也

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

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師古曰梟縣首於木上

留四日

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居梁地

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

邊楚

師古曰邊共為邊界

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

怒欲攻之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

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

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

秋七月

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笄賦

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

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笄為治庫兵車馬

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

應劭曰北貉國也梟

健也張晏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音莫安辰

漢王下令

師古曰令殺命也下

音胡嫁反池皆類此

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

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

力贍反與作衣衾而斂尸於棺

轉送其家

師古曰轉傳送也

四方歸心焉

師古曰以仁愛

故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

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

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

應劭曰在滎陽

東南二十里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

以東為

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

國君

師古曰以其善說能平和邦國

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

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

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有一分為小半

而

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

師古曰罷讀曰疲

此天亡之時不因

其幾而遂取之

鄭氏曰幾微也師古曰幾危也

此養虎自遺患也漢

王從之

高紀第一上

高紀第一下

班固

漢書一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已解於上止

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出師

古曰後改爲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

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良對曰楚

兵且破未有分地李音曰信越等未有益地其不至固宜

師古曰理宜然也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師古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

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師古曰因信自請爲假王乃立之耳

故曰非君王意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

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

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師古曰睢音雖從陳以東傳海與

齊王信師古曰傳讀曰附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

捐此地以許兩人師古曰捐棄也音弋全反使各自為戰則楚易

散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

一月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

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師古曰六者縣名即上所謂九江王都六者也

後屬廬江郡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也師古曰城父縣

名父音甫隨劉賈皆會十二月圍羽垓下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佼縣聚邑

名也師古曰夜音衡交反羽夜間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略得

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言吳歎越吟耳若以雞鳴為歌曲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作楚歌豈亦雞鳴時乎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

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

晉灼曰九江縣

楚地悉定獨魯

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

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為魯公

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以魯公葬羽於穀城

師古曰即濟北

穀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

師古曰臨音力禁反

封項伯等四人

為列侯賜姓劉氏

師古曰皆羽之族先有功於漢者

諸民略在楚者皆

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初項

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

盧縮劉賈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

應劭曰兄伯
早亡追諡之

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卹楚

衆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爲楚王

師古曰
更改也

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

下士卒

師古曰言安輯魏地保
其人衆也下音胡稼反

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

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

休八年萬民與苦甚

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
與師古曰音弋庶反

今天下事

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如淳曰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
木而弗殊韋昭曰殊斬刑也師古曰

殊絕也異也言其身
首離絕而異處也

於是諸侯上䟽曰楚王韓信韓王

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

張晏曰漢
元年項羽

立芮爲衡山王後又奪之
地謂之番君是以曰故

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

張晏曰秦以爲人臣上書當

大王陛下

應劭曰陛下者外堂之陛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羣

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曰卑以達尊之意也若今稱殿下閣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

先時秦爲亡道

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

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

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

下之分

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並稱王是爲比類相擬無尊卑之差別也地乃音扶問反

大王功德之著於

後世不宣

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德之著明者不宜於後也

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

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

師古曰言賢德之人乃可有帝號

虛言亡

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

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

又以辟陋之地

師古曰辟讀曰僻

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

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良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

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

幸天下

晉灼曰漢儀注民臣被其德以爲僥倖也師古曰倖者吉而免凶可慶幸也故福喜之事皆稱爲幸而死謂之不幸

漢王

曰諸侯王幸以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

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

師古曰綰盧綰也

與博士稷

嗣君叔孫通

孟康曰稷嗣邑名

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

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

張晏曰在濟陰界取其記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爲皇帝於定陶則此

水在濟陰是也音敷劍反

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

昭靈夫人詔曰

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獨稱之

故衡山王吳芮與子

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

服虔曰非一種若今言蠻也

以佐諸侯誅

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

君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

為長沙王

巨瓚曰茂陵書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文穎曰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是其地非鬱林也

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

不得血食

師古曰祭者尚血腥故曰血食也

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

佐滅秦

如淳曰閩音緡應劭曰音文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項是其地也其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如音是也由音許尾反

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帝

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

關中者復之十二歲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其歸者半之

師古曰各已還其本土者復六歲也

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

師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難也名數謂戶籍也

今

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

師古曰復還也音扶目反

吏以

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

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

民以飢餓自賣

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

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大夫

如淳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無爵級

者皆賜爵爲大夫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

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

師古曰就加之也級等也

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

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

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

非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佞賦也復音扶目反

又曰七大夫公乘以

上皆高爵也

師古曰公乘第八爵

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

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

師古

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爵或人君上所尊禮

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上謂天子

久立吏前曾不為決

師古曰有辨訟及陳請者不早為決斷

甚亡謂也

師古曰亡

謂者失於事宜不可以訓

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元禮

應劭

曰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元禮元禮者長揖不拜師古曰異日猶言往日也元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不獨謂揖拜也

今吾於爵

非輕也吏獨安取此

師古曰於何得此輕爵之法也

且法以有功勞行田

宅

蘇林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也

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

如淳曰多自滿足也

而有功者顧不得

師古曰顧猶反也言若人反顧然

背公立私守尉長吏

教訓甚不善

師古曰守郡守也尉郡尉也長吏謂縣之令長

其令諸吏善遇高爵

稱吾意

師古曰稱副也

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師古

曰廉察也廉字本作規其音同耳

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

如淳曰蔡邕云上者尊位所在也但言上

不敢言尊號耳

通侯諸將

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徹也通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後改爲列侯列者見

也序列毋敢隱朕

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爲尊稱漢遂因之而不

也

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

者何高起王陵對曰

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者起臣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

武侯臣起魏相邴吉高帝時奏重者將軍臣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縮及張良陳平之屬時皆在陵上陵不得

先對也

陛下媢而侮人

師古曰媢易也讀與慢同

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

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

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

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

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師古

見填與鎮同鎮安也餽亦饋字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

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師古曰傑言傑然獨出也此吾所以取

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利用此所以爲我

禽也羣臣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

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爲亂遣使者赦

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師古曰大者謂其長率即橫身也小者其徒屬也不來

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

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傳音張戀反

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為流涕發卒二千人

以王禮葬焉戊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

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

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

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是日即其日也著者是日者言從善之速也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作都焉拜婁敬為奉

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發事之始故號曰奉春君也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

赦天下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

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以為燕王荆王臣信等

十人如淳曰荆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以王名楚故改諱荆遂行於世

晉灼曰詩曰奮伐荆楚自秦之先故以稱荆也師古曰晉說

也左傳又云荆尸而舉亦已久矣

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功最多請立

以爲燕王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利幾反上自擊

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利幾爲陳令降上侯之

潁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

蘇林曰都以侯籍刀口之

而利幾

恐反

師古曰普召通侯而利幾自以項羽將故恐懼而反也

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

治長樂宮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張晏曰皇后公主所

食曰邑今各自築其城也師古曰縣之與邑皆令築城

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

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游雲夢

韋昭曰在南郡之華容也

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風反

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

執之詔曰天下旣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

盡圖其功

師古曰新立言新即位也圖謂謀而賞之

身居軍九年或未習

法令或以其故犯法

韋昭曰言未習知法令而犯之者有司因以故犯法之罪罪之故帝怒焉師古曰此

說非也言以未習法令之故不知避罪遂致犯刑帝原其本情故加憐之

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

天下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

古師

曰治謂都之也秦中謂關中秦地也

秦形勝之國也

張晏曰得形勢之勝便也

帶河阻山

縣隔千里

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轉用此為州縣字乃更加心以別之非當借音侷皆類此

持

戟百萬秦得百二焉

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

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縣隔千里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

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師古曰

地執便利其以下兵

於諸侯辭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如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

備說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塞蘇林曰
夫齊東有琅邪即

領讀曰鈴師古曰如蘇音說皆是建音居偃反
墨之饒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

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律號黃河故曰濁河也北有勃海之利

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

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耳故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勢異也李斐文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

縣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眾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

萬也但文相避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

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也晉灼曰案文殺義蘇

說也是也師古曰蘇晉之釋得其意也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

萬人也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言縣此東西秦
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
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甲申始剖符封

功臣曹參等爲通侯

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詔曰齊古而分授之也剖音普口反

之建國也今爲郡縣其復以爲諸侯

師古曰爲國將以封諸侯王

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脩繫者王齊荆地春

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

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

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鄆郡今丹陽也吳郡本會稽也韋昭曰

鄆郡今故鄆縣也後郡徙丹陽轉以爲縣故謂之故鄆也師古曰鄆音章

以碭郡薛郡邳郡三十

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

文穎曰薛郡今魯國是也邳郡今東海郡也師古曰邳音

談王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

喜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

十三縣立子肥爲齊王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

國徙韓王信都晉陽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

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道上

如淳曰復音復上下有道故謂

之復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

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

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爲不足用徧封

師古曰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

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

爲之柰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

師古曰言有舊嫌者也

計群臣

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

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

師古曰趣讀曰促

罷酒群臣

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上歸櫟陽五日一

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

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

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李奇曰為恭也

如今卒持帚也師古曰彗者所以掃也音似歲反迎門卻行師古曰卻退而行也音丘略反上大驚下

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

上心善家令言師古曰晉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已賜黃

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

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

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

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被音皮義反自帥士卒犯危

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

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為皇

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師古曰太上極尊之

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

邑信降匈奴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手韓王信於

銅鞮

師古曰縣名也鞮音丁奚反

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丘

臣王黃

師古曰姓曼丘名臣也曼丘母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

共立故趙後趙

利為王

師古曰故趙六國時趙也

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

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

什二三

師古曰十人之中二三墮指

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

陳平秘計得出

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關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關氏畏其

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鄭氏曰以計鄙陋故秘不傳師古曰應氏之說

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事當然耳非記傳所說也

使樊噲留定代地十二月上

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奔國自

歸雒陽赦為合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為代王春令

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

應劭曰輕罪不至于脫完其而鬚故曰耐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

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也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音而如氏之解

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而謂頰旁毛也彡毛髮自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臣侯表宣曲侯通而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

產子復勿事二歲

師古曰勿事不役使也

二月至長安蕭何治

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六倉

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

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
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
勝之術理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

宜然乎

數歲成敗未可知

師古曰匈匈宜擾之意

是何治宮室過度也

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

師古曰就成也

且夫天

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

有以加也

師古曰說讀曰悅

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

官以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陽

師古曰如往也

八年冬上東

擊韓信餘寇於東垣

孟康曰真定也師古曰垣音韓

還過趙趙相貫高

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

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一

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槨服虔曰槨音衛應劭謂其縣曰小棺也今謂之槨梟其縣

縣給衣衾棺葬具如淳曰棺音貫謂棺斂之服也臣瓚曰初以槨致其尸於家縣官更給棺衣更

斂之也金布令曰不幸死死所為槨傳歸所居縣賜以衣棺也師古曰初為槨槨至縣更給衣及棺備其葬具耳不勞改讀音為貫也金

布者令篇名若今言倉庫令也祠以少牢長吏視葬十二月行自東垣

至師古曰至京師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

守城邑者如淳曰平城左右諸城能堅守也皆復終身勿事師古曰復晉方目反爵

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文穎曰即竹皮冠也賈人毋得衣

錦繡綺縠絺紵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綺文繡也即今之細綾也蜀操兵乘騎馬絺細葛也紵織紵為布及疏也蜀織毛若今髦及氍毹之類也操持也兵

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絺音丑知反紵音佇蜀音居例

反標音千高反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九月行自雒

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九年冬十月

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

玉卮

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名用受四升古卮字作卮晉灼曰音支師古曰卮飲以酒圓器也今尚有之

為太上皇

壽

師古曰進酒而獻壽也巳解於上

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

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慎

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為亡賴師古曰晉詵是也獪音工外反

不能治產業不如

仲力

服虔曰力勤力也

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

師古曰就成也與亦如也

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十一月徙齊楚大

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

師古曰利謂便好也屈音九勿反

十二月行如碓陽貫高等謀逆發覺

逮捕高等

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

并捕趙

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

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師古曰如

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奴

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

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春正月廢

趙王敖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趙國丙

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至賢

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

其右者

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他皆類此

上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盡

拜為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

沙王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后崩

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又項羽歸太

公呂后不見歸媪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媪為昭靈夫人高后時乃追尊為昭靈后耳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小黃作陵廟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太子竒曰高祖後母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言追尊則明共已亡史記十年春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樂陽官明此長夏五月太上皇崩八字也又漢儀注先媪已葬陳留小黃師古曰如晉二說皆待之無此太上皇后也諸家之說更有異端適為煩穢

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

師古曰三輔黃圖云

高祖初居樂陽故太上皇因在樂陽十年赦樂陽囚死罪已下

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

都九月代相國陳豨反豨師古曰豨音許豨反上曰豨嘗

為吾使甚有信師古曰為音子偽反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為列

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

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舍之師古曰去謂棄繡之而來也上自

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

其亡能為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

十城請誅守尉師古曰守者郡守尉者郡尉也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

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

者白見四人師古曰白於天子而召見也上媢罵曰師古曰媢者深汙也豎子能

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

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

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

下兵未有至者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魏武奏

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揮羽檄音胡歷反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

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後乎師古

曰樂毅戰國時燕將也

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問穉將皆

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

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

乃多以金購

穉將

師古曰購設賞募也音構

穉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

穉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

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也

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

師古曰即今博州聊城縣

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

入定代地

師古曰道由太原也

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

師古曰殘謂多

所殺戮也穉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上怒

城降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三

歲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將軍柴

武斬韓王信於參合師古曰代之縣也上還雒陽詔曰代地

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

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師古曰少

割以益之不盡取也頗音普我反後皆類此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

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

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賢知

溫良請立以爲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

似遷都於中都也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師古曰意甚欲省賦斂也

今獻未有程師古曰程法式也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

尤多民疾之

師古曰諸侯王賦其國中以為獻物又多於郡故百姓疾苦之

令諸侯王通侯

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

師古曰率計也

人歲六

十三錢以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

者莫高於齊桓

師古曰伯讀曰雷朝

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

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

師古曰特獨也

患在人主不交故

也士奚由進

師古曰奚何也

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

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

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

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

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

臣瓚曰周昌為趙相御史大夫是趙堯耳

相國

鄩侯下諸侯王

臣瓚曰長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鄩音贊師古瓚說是也而或云何封鄩鄩縣音才何反非也案地理志南陽鄩縣云侯國沛鄩縣不云侯國也又南

陽鄩者本是春秋時陰國所謂遷陰于下陰者也今為襄州陰城縣縣有鄩城城西見有蕭何廟彼土又有筑水筑水之陽古曰筑陽縣與鄩側近連接據何本傳何薨之後子祿無

嗣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鄩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罷同更封延為鄩侯是知何封鄩國兼得筑陽此明驗也但鄩字別有鄩音是以沛之鄩

縣史記漢書作鄩字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且地理志云王莽改沛

鄩曰贊治然則沛鄩亦有贊音鄩鄩相亂無所取信也說者又引江統但淮賦以為證此乃統之昧謬不可考覈亦猶潘岳西征以陝之曲沃

為成師所居百斯

御史中執法下郡守

晉灼曰中執法中丞也

其有

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

文穎曰有賢者郡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之

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

蘇林曰行狀年紀也

有而弗言覺免年

老瘡病勿遣

師古曰瘡痂病也音隆

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

族

師古曰夷平也謂盡誅除之

詔曰擇可以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

綰相國何等請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罷

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雒

陽至今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應劭曰太上皇思欲歸豐高祖乃更築

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師古曰徙豐人所居即今之新豐亘古城是其處復音方目反五月詔

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

三郡如厚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秦始皇略取疆梁地以爲桂林象郡南海郡故曰三郡使與百粵

雜處李奇曰欲以介其間使不相攻擊也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

長治之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師古曰它古佗字也書本亦或作他並音徒何反它者南海尉之名也姓趙長治謂爲之長

帥而治理之也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粵

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爲南粵王

使陸賈即授璽綬師古曰即就也就其所居而立之它稽首稱臣六月

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秋七

月淮南王布反上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

有籌策上召見薛公言布形執上善之封薛公千

戶詔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群臣請立子長

為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

尉卒三萬人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

課殿最水颶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光武時省韋昭曰中尉即執金吾也為皇太子衛軍霸

上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荆王劉賈劫其兵度淮

擊楚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

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

破布軍于會缶

孟康曰音僧保邑也名屬沛國蘄縣蘇林曰缶音蠶晉灼曰蘄縣鄉名也師古曰會音工外

反缶音文瑞反蘇音是也此字本作蠶而轉寫者誤爲缶字耳音保非也黠布傳則正作蠶字此足明其不作缶也布走令

別將追之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

子弟佐酒

應劭曰助行酒

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

酣

師古曰酣洽也胡甘反

上擊筑

鄧展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師古曰今筑形似

琴而細頸也

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

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

師古曰和音胡卧反上

乃起舞怳慨傷懷

師古曰怳音口朗反慨音口代反

泣數行下

師古曰泣目中候也

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

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顧念也

吾雖都關

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

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

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

沐之具也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

沛父老諸

母故人曰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

師古曰言日日樂飲也樂並音來各

反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衆多父

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

如淳曰獻牛酒也師古曰

之往也皆往邑西競有所獻故縣中空無人

上留止張飲三日

張晏曰張帷帳也師古曰張音竹亮

反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豈未得唯陛下哀

矜上曰豐豈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

師古曰極至也至念之不忘也

吾特

以其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廼并復豐

比沛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

蘇林曰洮音兆

皆大破之追

斬布番陽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

韋昭曰代

郡縣也

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

師古曰猶往日也

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

王臣等言

師古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芮之子也今書本或臣下有芮字者疎俗妄加也

沛侯濞重

厚

服虔曰濞音滂濞師古曰音普懿反

請立為吳王已拜上召謂濞曰

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

豈汝邪

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相徑可知至於東南有亂克期五十占者所知也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

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師古曰應說是也拊謂摩循之

然天下同姓

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十一月行自淮南

還過魯以大牢祠孔子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

王

師古曰魏陳勝也安釐王

師古曰昭王之子也釐讀曰僖漢書僖諡及福禧字側多為釐

齊愍王

師古曰宣王之

子為淖齒所殺

趙悼襄王

師古曰孝成王之子

比皆絕亡後其與秦始

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

忌各五家

師古曰亡忌即信陵君也

今視其冢復亡與它事

師古曰復

音方目反與讀曰豫

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縮使人之豨

所陰謀

師古曰之往也

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縮

師古曰辟音必亦反食其

音異

縮稱疾食其言縮反有端春二月使樊噲周

勃將兵擊縮詔曰燕王縮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

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迎縮縮稱疾不

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

上爵各一級與縮居去來歸者赦之

師古曰先與縮居今能去之來歸漢

者赦其罪

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

王臣等請立子建為燕王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

世也立以為南海王

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芮為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

佗佗未降還虛奪以封芮耳後佗降漢七年更立佗為南越王自此至三郡芮唯得長沙桂林象郡耳今復封織為南海王復還奪佗郡織未得王

三月詔曰吾

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

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

師古曰輯與集同

其有功者上致之王

次為列侯下乃食邑

師古曰謂非列侯而特賜食邑者

而重臣之親或

為列侯皆令自致吏得賦斂女子公主

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

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自至后
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
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
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荅項羽曰吾翁即若翁
也揚雄方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而臣壻王楙
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

為列侯食邑

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

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

吏二千石徙

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

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

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

師古曰擅專也音上戰反他皆類此

布告天

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疾

甚吕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於是上

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

師古曰三尺劍也下韓安國傳所云

三尺亦同而涑俗書卒或云提三尺劍字後人所加耳

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

鵠何益

韋昭曰泰山盧人也名越人魏桓侯時醫也臣瓚曰史記云齊勃海人也魏無桓侯師古曰墳說是也扁音步典反

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陛下

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

次曰王陵可然少戇

師古曰戇愚也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

陳平可以助

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

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

後亦非乃所知也

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終矣不復知之

盧縮與數千

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

師古曰翼得上疾愈自入謝以為己身之

幸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

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

盧縮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

故與帝為編戶民

師古曰編戶者言列次名籍也編音鞭

北面為臣心常

鞅鞅

師古曰鞅鞅不滿足也音於亮反他皆類此

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

不安

師古曰族謂族誅之是亦此也

以故不發喪人或聞以語酈商酈

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

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

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

兵還鄉以攻關中

師古曰鄉讀曰嚮還嚮言反嚮內嚮也

大臣內畔諸將

外反亡可躑足待也

文穎曰躑猶翹也如淳曰躑音如今作樂一躑行之躑音灼曰許慎云躑舉足小高也

音矯師古曰晉說是也

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

下五月丙寅葬長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

已下

蘇林曰下

音下書之下鄭氏曰已下棺也師古曰蘇音鄭說是也下音胡亞反

皇太子君幸臣皆反至太

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

師古曰反還也還之

於正道

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

帝

師古曰尊號謚也

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

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

下旣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

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

叔孫通制禮儀陸

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

如淳曰謂功臣表誓屢河如帶大山若厲國乃滅絕

丹書鐵契金匱石室

如淳曰金匱猶金滕也師古曰以金爲匱以石爲室重緘封之保慎之義

藏

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鄧展曰若畫工規模物之摹手韋昭曰正負

之哭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采事摹之矣師古曰取喻規摹謂立制垂範也給足也日不暇是言衆事繁多常汲汲也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

荀悅曰唐者帝堯有天下

號陶發聲也韋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臣瓚曰堯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也師古曰三家之說比非也許慎說文解字

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得之矣

其後有劉

累學擾龍事孔甲

應劭曰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也孔甲夏天子也師古曰擾音繞又音饒

范

氏其後也

師古曰晉司空士蒍之孫士會為晉大夫食采於范因號范氏

而大夫范宣子

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

師古曰范宣子即士會之孫士匄也

在夏為

御龍氏

師古曰即劉累也

在商為豕韋氏

師古曰豕韋國名在東郡白馬縣東南

在

周為唐杜氏

師古曰唐杜二國名也殷末豕韋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士

會即隰叔之玄孫也唐太原
晉陽縣也杜京兆杜縣也

晉主百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

士師

師古曰言晉為霸主諸夏
之盟而范氏為晉正卿

魯文公廿年秦

師古曰文
公六年晉

襄公卒士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欲以為嗣七年以秦師納雍
而趙宣子立靈公與秦師戰敗之于剗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後

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

師古曰文十三年晉人使魏壽餘偽
以魏畔誘士會而納之秦人歸其帑

其別族留在秦者既無官
邑而乃復劉累之姓也

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

魏文穎曰六國時秦伐魏劉氏隨軍為魏所獲故得復居魏也師
委古曰春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彊盛交相攻伐故總謂之戰國

秦滅魏遷大梁

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
徙大梁更號曰梁非始皇滅六國之時

都于

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

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

東遂為豐公

音灼曰涉
猶入也

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曰淺

墳墓在豐鮮焉

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

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

則有秦晉梁荆之巫

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

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爲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也

世祠

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

師古曰綴言不絕也

由是推之漢承

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

然之應得天統矣

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臣瓚曰漢承堯緒爲火德秦承周以火代

木得天之統序故云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爲正也師古曰瓚說得之

高紀第一下

惠紀第二

班固

漢書二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諡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諡自惠帝已

下皆稱孝也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

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

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太子十二年

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

皇太后賜民爵一級

師古曰帝初嗣位為恩惠也

中郎郎中滿六歲

爵三級四歲二級

蘇林曰中郎省中郎也

外郎滿六歲二級

曰外郎散郎也

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

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郎三歲也不滿二歲謂不滿六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作郎未經一歲二

歲官官尚食比郎中

應劭曰官官闕寺也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

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郎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有諸尚也

謁者執楯執戟武

士驍比外郎

應劭曰執楯執戟親近陛衛也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縛韓信是也驍驍騎也師古曰驍本廐之馭

者後又今為騎因謂驍騎耳

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

二級

師古曰武士驍以上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舍人以上太子之官屬

賜給喪事者二千石

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

史五千

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古曰自五百石以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今又言二百石者宋備其

等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

服虔曰斥上壙上也如淳曰斥開也開土地為冢壙故以開

斥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

直萬錢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

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

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復十五

稅一

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而稅

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目反

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官皇帝

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

文穎曰言皇帝者以別仕諸王國也

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六國之後咸慕鄉邑或貪逸豫樂仕諸侯今特爲京師作優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謂官人教帝書學有可表異者也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也處曹吏舍不入陛牢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官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爲所知故亦優之所以云及耳非謂凡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官人教書學也左官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官學事師謂凡仕官非閭寺也盜械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亡也據山海經貳負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其義是也古者頌與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

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罪當

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

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

外公孫謂王侯內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肉屬屬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且起行治城春者婦人不豫外徭但春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爲白粲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造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耳孫音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胸鞞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是爲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媿音連

民年七

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孟康曰不加肉刑鬻

鬻也師古曰若預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之也鬻音他計反

又曰吏所治民也

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治爲民也

師古曰爲音于

偽反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

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

軍賦他無有所與

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

同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

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師古曰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今書本郡下或

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三

十級以免死罪

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疋縑矣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

賜民爵戶一級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

公主邑尊公主為太后

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憂

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以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為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乎據張耳傳高

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為王以母為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為大

也后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師古曰家人言庶人

之家乙亥夕而不見隴西地震夏旱郃陽侯仲薨師古曰

曰高帝之兄吳王濞父也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師古曰蕭何也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

長安三十日罷鄭氏曰城一面故速罷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

奴單于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應劭曰搖越王句踐之苗

齊高也帥百越之兵助高祖故封東海在吳郡東南瀕海云師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六月發諸侯王列侯

徒隸二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廢災南越王趙佗

稱臣奉貢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

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記及漢書無名字皇甫謐

作帝王世紀皆爲惠帝張后及孝文薄后

下別制名焉至於薄

父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乎雖欲示博聞不知陷於穿鑿

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師古曰弟者言能以順道事其兄也弟音徒計

反復音方目反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

除挾書律

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

長樂宮鴻臺災宜

陽雨血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

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爾詩七月

之篇曰納于凌陰

丙子織室災

師古曰主織作繒帛之處

五年冬十月雷轟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長安

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夏大旱秋八月己丑相國參薨

師古曰曹參也

九月長安

城成賜民爵戶一級

師古曰家長受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賣爵女子年

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筭

應劭曰國語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

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筭筭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筭今使五筭罪謫之也孟康曰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

夏

六月舞陽侯噲薨

師古曰噲也

起長安西市修敖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

師古曰車常擬軍與者若近代之戎車也

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材官解在高紀

太尉灌嬰將春正月

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

師古曰既盡也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七年壽二十四

九

月辛丑葬安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十里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

恩敬篤矣

師古曰篤厚也

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

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

古曰懼讀曰瞿瞿然

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

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也師

古曰說

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

師古曰謂殺趙王

戚夫人因以憂疾不聽政而崩

悲夫

惠紀第二



高后紀第三

班固

漢書三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皇后呂氏

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諡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姁

音許于反

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

三人

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兄謂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

惠帝即位尊呂后為太

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

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

幼太后臨朝稱制

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

后臨朝行天子事斷使萬機故稱制詔

大赦天下迺立兄子呂台產祿台

子通四人為王

蘇林曰台音胞胎

封諸呂六人為列侯語在

外戚傳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

三族臯妖言令

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爲妖言今謂重酷比日除之

議未決而

崩今除之二月賜民爵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

千石者一人

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今各敦行務本

夏五月丙

申趙王宮叢臺災

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

立孝

惠後宮子強爲淮陽王

如淳曰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以孝惠子侯晉灼曰漢注名長韋

昭曰今

不疑爲恒山王

如淳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

弘爲襄城侯

朝爲軹侯

師古曰軹音只

武爲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

師古曰匡正也飭勸也讀與勅同其字從力

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爲列侯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萬民大安莫

不受休德

師古曰休美也音虛虯反他皆類此

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

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

朝位

師古曰以功之高下為先後之次

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

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

師古曰謹陳平

與絳侯臣勃

師古曰周勃

曲周侯臣商

師古曰酈商

穎陰侯臣嬰

師古曰灌嬰

安國侯臣陵等議

師古曰王陵

列侯幸得賜餐錢奉

邑

應劭曰餐與飧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穎曰飧邑中更名筭錢如今長吏食奉自復賸錢即租奉也韋昭曰孰食良曰飧酒肴曰

錢粟米曰奉稅租奉祿正所食也四時得間賜是為飧錢飧小食也師古曰餐與飧同一字耳音干安反飧所謂天食食物也餐錢賜廚膳錢也奉

邑本所食邑也奉音扶用反

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

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

第一第

臣請臧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

服

二之次

日縣有夷蠻曰道師武都道山崩師古曰武都道屬武都郡夏六月丙

戌晦日有蝕之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八銖錢

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師古曰水所漂沒也秋星

晝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

永巷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爲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詔曰凡有

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且

使百姓百姓欣然且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

今皇帝疾久不已迺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

守祭祀不可屬天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以反

其議代之羣臣皆

曰皇太后爲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其深頓首

奉詔五月丙辰立怕山王弘爲皇帝

晉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爲常

山王子山爲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薨即不疑也以弟襄城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義更名弘漢書一之書弘以爲正也師古曰即元年所立弘爲襄城侯者晉說說是也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

韋昭曰生以武爲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

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

秋八月淮陽王彊薨九

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

應劭曰長陵高祖陵尊之故增其令秩也

六月城長陵

張晏曰起縣邑故築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圖云長陵

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爲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中是即就陵爲城非止謂邑居也匈奴寇狄道攻

阿陽

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大或作河陽者非也

行五分

錢應劭曰所謂英錢者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丁丑趙王友幽死于邨己丑晦日有蝕之旣以梁王呂產爲相國趙王祿爲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如淳曰號謚不稱皆追謚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盜長沙遣隆慮

侯竈將兵擊之

應劭曰竈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也後避殤帝諱故改之師古曰慮音廬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

孟康曰官官也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

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關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關人也

諸中官官者令丞皆賜爵

關內侯食邑

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異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也師古

曰諸中官凡關人給事於中者皆是也宜者令丞官者署者之令丞

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

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

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

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

師古曰顯讀與專同

自知背高皇帝

約

師古曰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

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

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為婦知

其謀迺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
丞相平爲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琅邪
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
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
變而共誅之

師古曰變
謂發動也

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

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

師古曰
給誑也

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
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
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

師古曰迺
之往也

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

軍印以兵屬太尉

師古曰屬屬音之欲反

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

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

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

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

師古曰猶豫名也爾雅曰猶如磨言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

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入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隨

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磨音几

未有所決祿信寄與俱出游

過其姑呂頹

張晏曰頹音頹師古曰呂后妹

頹怒曰汝為將而棄軍

呂氏今無處矣

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處字或作類言無種類也

廼悉出珠玉

寶器散堂下曰無為它人守也八月庚申平陽侯

窋行御史大夫事

師古曰窋音竹出反

見相國產計事郎

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師古曰數責之也音數具反曰王不早

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

狀告產

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爲從以敵秦故言合從也從音子容反

平陽侯

竄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

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

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楚死不見其後功臣

表云紀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師古曰晉說是也

迺令持節矯內勃北軍

師古曰矯詐也詐以

天子之命也

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

應劭曰典客今大鴻臚也師古曰揭音竭

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

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而呂兵

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

劉氏左袒

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袒者偏袒其一耳袒音徒旱反

軍皆左袒勃遂將

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

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

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內俳

徊往來

師古曰俳徊猶傍徨不進之意也俳音裴

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

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

鄧展曰誦言公言也

迺謂朱虛侯章曰

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

師古

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辭掖也

見產廷中舖時遂擊產產走天大風從

官亂莫敢鬪者遂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

如淳曰百官表

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爲光祿勳

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

師古曰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廼從與載因節信馳

斬長樂衛尉呂更始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爲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爲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

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

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笞殺呂頹分部悉

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大臣相與陰

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

之尊立文帝語在周勃高五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

欲無爲故惠帝拱己師古曰垂拱而治高后女主制政不出

房闥師古曰闥宮中小門音他曷反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

穡衣食滋殖

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高后紀第三









中華民國書局 零年拾月拾柒日

登記號 A5502

分類號 083.2/0022

卷數 1-3

備註 1-6

注 意 事 項

- 1 借閱圖書以二星期限
- 2 請勿圈點評註污損折角
- 3 設有損壞遺失情事應負責照價賠償

國立編譯館圖書室